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五回 唐賽兒守制辭婚 林公子棄家就婦

唐孝廉見林公子自來行聘，性情是倜儻的，未必沉潛學問。詩雖做得合式，不知文章一道如何，還要試他一試。發帖去請，早已車如流水馬如龍，行過青山第幾重矣。柏家又回得好，說公子為著求姻，曠了文課，亟亟回家讀書去了，孝廉返生歡喜。因婚期甚邇，請鮑母相商制備妝奩。賽兒道：「第一件正經大事，要尋塊地安葬母親，那些妝奩的事，有亦不見得好，沒亦不見得不好，不用費心的。」孝廉道：「我已安排下了，你祖父墳上尚有餘地。」賽兒道：「不是主穴，如何葬得？」孝廉道：「縱葬不得，我豈肯將林家銀子買地的？吾兒你性固至孝，但厚葬不如薄葬，孔子已經說過。」因向鮑母說：「煩太太開導孩兒，那葬事是我的責任。」鮑母說：「這個自然。目前妝奩皆是容易的，只有件來路遠，先要整備。」孝廉問是何物。鮑母道：「要兩個媵嫁的丫鬟。必得蘇、揚人材，十八、九歲的方好，即小寡婦亦不妨。此地丫頭蠢夯，是用不著的。」孝廉道：「吾兒的舅舅，常到京都生理，只在幾日起身，可以托他。」遂令人請到舅爺，把話說了，交付銀一千兩，只要人材，不論身價。舅子別了自去。只見姚襟丈家差人來接妙姑。妙姑見姐姐已定下親，只得辭歸。賽兒也不好強留。大家依依執手，悲咽不能語，各以袖掩面而別。賽兒問鮑母道：「倘或妙妹也有了親事，幾時再得相聚？」鮑母道：「他是為你下界的，塵世內並無他的丈夫，不必慮得。」賽兒歎氣道：「我反不如他了。」中心愧悔忿恨，日夜惘然不樂。鮑母道：「莫心焦，氣數到來，另有局面，那時自然會合。」

一夕月下，賽兒與鮑母同坐中庭，問道：「前日太太的兄弟，孩兒幾次問過，太太不說，這是為何？難道不肯指示孩兒麼？」鮑母道：「此是天機，但如今不得不與你說了。此人乃是洞府仙真，姓裴名航，也是為你下來的。」賽兒道：「是雲英妹子的仙郎了，怎麼為我下來？」鮑母道：「兒在上界，曾求過織女娘娘，要保著你肉身飛上瑤台。所以煩他下來，造個輪旋造化的手段。今已到林公子處，傳他不泄元陽的妙法。」賽兒吃驚道：「這不是教他淫蕩麼？」鮑母道：「玄之又玄。凡女子一受男子之精，天靈蓋上，就有墨黑一點，所以謂之點污。女子有此一點，雖修煉到十分，不過屍解，不能肉身昇天。」賽兒道：「兒前生奔月怎樣去的？」鮑母道：「也是屍解去的。就是女子之經，也與男子之精一般，若一漏泄，便虧元體。學神仙者，也要使之不行，所謂斬斷赤龍。你服我之乳，乃是仙液，所以至今尚無月事。我今教你修煉真炁之法，俾元陰永無泄漏。元陰不漏，月事不行，便成堅固子，佛家所謂舍利是也。仙家亦有夫婦，不過，炁交，非凡之比，就如天地交泰一般。你將來與公子行夫婦之道，差不多與炁交相類，雖然損卻元紅，猶為無垢之軀，仍舊飛入月宮為廣寒殿主也。」賽兒大悅，倒身下拜，求鮑母教導。鮑母道：「工夫自有次序，今先從運行先天之炁起手。」遂與賽兒說明祖熙丹穴，並運煉之訣，忽見老梅趨來跪下道：「婢子求太太慈悲，度我則個。」鮑母道：「你聽得我說甚話來？」老梅道：「婢子在房內窺視，如何聽得？但猜是傳道光景。」鮑母道：「你氣質太濁，身無仙骨，只是志向可齷若終身不嫁，可成鬼仙。今且先傳你煉清氣質之法。」老婢磕頭謝了。『從此賽兒與老梅婢，每日各自修煉。賽兒是何等靈根，略加指授，早悟到精微地位。』

過了兩月，舅舅已買了兩個婢女回來，一個小寡婦，一個處女。賽兒見顏色都好，暗喜道：「可以做得我替身的了。」鮑母又向孝廉道：「尚有一件，亦須預為整頓。可另買一所房屋，只千金也就住得。」孝廉素猜鮑母不是凡人，料必有緣故，遂應道：「房屋到有，且自相宜。我屋後李家這所產業，原價五百，今要遷到州裡去，一時難售，只要四百五十兩。但用林家的銀子，我不便出名，怎麼好？」賽兒道：「寫上我罷。」孝廉問鮑太太：「使得麼？」鮑母道：「使不得。原是相公出名，只在契內申說明亮就不妨了。」孝廉道：「太太高見極是。」即洩舅子與襟丈到李家，一說便允，刻日立契成交。交銀之後，李姓遷去，拆牆打通，合成一宅，原將來關鎖好了。一切妝奩什物，孝廉亦略置備，只待完婚。

新年忽過，上元又屆。孝廉到舅子家赴宴，座無外客，大家議論鮑母、賽兒奇異之處，多飲了幾杯。夜深回來，路上踉蹌滑冰，重跌了一交，昏暈於地。跟隨的人忙扶起來，甚是痛楚，只得借乘轎子，僱人抬回家內。孝廉呻吟不絕。賽兒心慌道：「那得個好醫生？」家人道：「前者州上的醫生，看過老奶奶的，如今在縣裡。」賽兒就令去請來。醫生診了脈，說是跌挫了腰，風痰上湧，醫得好也是殘疾，只恐不能。用些定痛祛痰之劑，如石投水，絕無效驗。醫生說宜靜養，竟自告去。賽兒叩問鮑母，鮑母道：「令尊大限，在本月二十八日亥時。」賽兒道：「母親歿時，我尚未彌月，不知不覺到也過了。今侍父親膝下十五年，一旦拋離，如何能過？」跪在鮑母面前，哀泣求救父親。鮑母道：「天數已定，若有可救，何待兒言？今唯料理後事為上。」賽兒乘眾親來問病時，遂將銀二百兩付與母舅，說要辦口杪木壽器沖喜。

二十五日清晨，孝廉與鮑母、賽兒說道：「我昨夜夢見半空有人叫我名字，說上帝命爾為濟南府城隍。」鮑母道：「相公一生清廉貞直，帝命為神，自然之理。」賽兒跪下道：「孩兒有個主意，要求父親聽從。伯伯家三弟恩哥，氣宇清秀，可立為嗣。」孝廉道：「我家業無多，立之反為不美。」賽兒道：「孩兒是個女身，不能延續宗祧，日後何人拜掃墳墓？」鮑母道：「姑娘大有道理。」孝廉方允了。片刻之間，早已請到三黨眾親。

孝廉向堂兄道：「是我女兒主意，要承繼三姪恩哥為嗣，故此請來商議。」堂兄說：「這是要我弟心上定的。」賽兒接口道：「伯伯尚未明白，這原是我勸爹多立嗣，所以表明孩兒之意，是言日後決沒有爭端的。凡父親所有的家產器皿，悉歸恩弟，賽兒是釐毫不要的，但請放心。」姚姨夫道：「這就不必再議，取紙筆來寫就是了。」於是伯伯寫了出繼文書，姚姨夫代孝廉寫了付產券約。母舅看了說：「喪中有費，也須預定。」賽兒道：「喪葬諸費，總應是我獨任，不必再議。」那伯伯見賽兒如此闊大，只得勉應道：「如今已辦的不必說，後有所費，理應在內除出。」賽兒道：「再不必說，速請三弟過來，相依幾日，就好交割產業。」眾親戚咸服賽兒度量。

至明日，伯伯親送恩哥到來，拜了嗣父，令奶子跟隨住下，定名為念祖。賽兒把林家送來綢緞，揀好的為父親製造送終之手，吩咐家人，不許在相公處說。二十八日，孝廉對賽兒道：「你是個女子，衣不解帶服侍我半月，心甚不安。今日要當永訣了。孩兒是個女英豪，凡事不須我吩咐，只是喪事要從儉，不必過於悲哀。我昨夜夢見多少衙役來接我上任，我與孩兒只有半日相依了。」說罷，執了賽兒的手，悲咽不已。賽兒恐傷動父親，含淚寬慰。鮑母道：「相公宜於午刻沐浴身體，另換新鮮衣冠，姑娘皆已整備停當了。」孝廉道：「我此身覺有千鈞之重。如何能勾洗澡？」賽兒道：「放著孩兒，難道不與爹爹洗沐麼？」孝廉道：「吾兒孝心可謂至極，但是個女孩兒，為父的豈可赤身裸體，累你服侍？」賽兒道：「生身父母，說那裡話？」即命擺好澡盆，滿貯香湯，同老婢進房，掩上房門，扶下牀來，遍身洗淨，更換了衣服冠履。孝廉倚荷重褥而坐，命呼恩哥進房，吩咐道：「吾兒須用心讀書。若能顯耀祖宗，也不枉承繼你一場。」又請鮑母致謝道：「我女兒受太太鞠育之恩，過於山海，孩兒你須報答。」賽兒道：「兒終身仰賴太太，何能報答？」孝廉道：「我來生報罷。」隨令賽兒取淨水漱口，乃問鮑母道：「孩兒將來是怎麼樣的？我今將去世，太太不妨略示一語，我到黃泉與老妻說說，也可安心。」鮑母沉吟道：「看來是位女主。」孝廉道：「林公子呢？」鮑母道：「這個不知。」忽老婢走進說：「大爺、舅爺來了。」遂一齊請進房內。

孝廉道：「我命在頃刻矣。」因略述所夢。堂兄與舅子齊聲道：「這是一生正直之報，就是臨危這樣清楚，也是沒有的。」將近黃昏，孝廉道：「賽兒，你祖父、祖母與母親都在這裡。」賽兒遂向上稱呼，各拜四拜。伯伯命恩哥亦拜。孝廉又道：「來接的衙役都到了。」眾親聞得院內有人說：「太陰娘娘御駕在此，我等須迴避。」眾親皆以為異。賽兒執著父親的手，嗚咽道：「爹爹，今日一別，何時再得重逢？」孝廉忍淚答道：「縱使百年也有此別。」向著鮑母說：「太太，莫教孩兒過傷。」又遍謝了眾人，含笑而逝。賽兒拊心踴地，放聲大哭。老婢道：「喪葬大事，都是姑娘料理，若哭壞身子，如何了得？」鮑母道：「此乃忠言。孩兒，你哭的時候盡多，如今且住了罷。」眾親亦勸，方才止淚。鮑母道：「孩兒，你是天下人都要瞻仰的，臨此大故，總不

必避人罷。」賽兒道：「兒意亦然，怎的避起人來？」眾親都不敢則聲。賽兒臨凡，是帶著嗔性來的，故此平日每每作色。雙眸一嗔，如電光閃爍，令人驚魂褫魄，真個是女英雄的氣象，較之廉、藺威嚴，亦無以異。其部署喪中諸務，皆極周匝。

殯殮已畢，賽兒向著眾親道：「兒父是個有名的孝廉，我要開喪三日。訃狀喪帖上，女兒的名字也少不得。」鮑母道：「孩兒尚無名字，取個姁字罷。」眾親都說：「是。」姚姨夫道：「甥女帖兒，惟有林家去不得，餘外也罷了。」於是訃狀喪帖，皆另列一行「不孝孤哀女子唐姐泣血稽顙拜。」就擇了日子開喪。賽兒親自料理，悉合儀制。派下執事人員，井井有條，各辦各事，略無匆忙。

有本縣尹姓周，名尚文，是個清正的官，特來祭奠，陪賓者孔孝廉與姚秀才。縣尹奠畢，更衣揖遜坐定，向姚秀才道：「唐老先生是山左大儒，老成雲亡，典型尤足景仰。聞得閨秀又是個才女，真曹大家能讀父書的了。」姚秀才道：「可惜甥女錯生女身耳！」只見賽兒率同恩哥，鋪下白氈，出幕拜謝，驚得縣尹趨避不及，只得答禮，隨打轎起身而去。門上忙忙傳帖進來，說是柏相公同著林姑父來上祭。這些親戚們都出迎見。青庵說了幾句悲傷的話。奠祭完了，隨即趨出。這裡自備酒席送去。

卻說公子是來親迎，知丈人死了，心甚鬱悶，要另定了吉期，然後回去。等到唐家喪事已畢，七七已過，遂求姨夫喚了愈媒，並女媒回到唐宅去說。賽兒大怒道：「你們做媒的不知理路，難道柏青庵是個秀才，也這樣不通麼？我父親肉尚未冷，為女兒的就去嫁丈夫，何異禽獸！林公子沒有父母的麼？」愈媒聽得著了急，遂與女媒疾忙出去，到青庵家一本直說。青庵道：「到是我錯了。近日喪帖上有他的名字，我心甚疑。由此觀之，是個立大節、不拘小閒的奇女子了。甥兒且待服滿後再說罷。」愈媒道：「聞得孝廉死的時候，空中有人稱他姑娘為太陰娘娘，是以親戚都分外敬重哩。」

公子聽見這些話，料道自己畢竟大貴，越發歡喜，即辭了青庵回去。走到半路，遇著家人來報：老爺已卒於京中，大相公、二相公都要去搬喪，因此星夜來請三相公回家。公子吃這一驚非小，兼程趕回。兩兄已自往京，母親又病在牀上。三公子就說：「丈人已死，婚期要待服滿。孩兒如今也要迎接靈柩去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恐我亦不能活了，兒在家看看罷。我聞媳婦甚賢，不得見汝完聚。」淚流不已。過有月餘，參政靈柩歸來。

老夫人病久，勉強扶起，哭了一場。不幾日也去世了。這幾個紈袴公子，又笨又酸，如何能料理得來？一聽家人主張，應輕者反重，應多者偏少。開喪之日，事事亂攪。七終之後，即便卜葬。安葬之後，即欲分家。請了三黨親長公議。次公子先開口道：「我弟兄原是同胞，俱無彼此。但覺性情各別，料不能同居一宅，反致日後生嫌。我與哥哥娶親，費銀不過千兩。三兄弟就費至八千餘金，不知娶甚皇后到家。將來成親，若少費，決非三弟之意，多費又不值得。大家分析開了，不致掣肘，豈非美事？」大公子道：「家私三分拆開，原是易事。獨是三弟面上，多費了數千金，這個據理要扣出來的。煩親長公言。」

三公子憤然立起身來，向著眾親道：「兩位哥哥說話，甚是有理。我的親事，一切雜費都算在裡面，也只得七千五百銀子，比哥哥原多費四五千金。我如今田產、房屋、器皿一切不要，只是三個當舖，拈分一個，存下庫內現銀，三股均分。外有二童兩婢，向來隨我，應是我的。我也不在濟寧住，竟到蒲台去就親，每歲春秋，同媳婦回到墳上拜掃便是。此說公道否？」

大公子道：「房屋什物，比不得現銀，此等話難上分書。」族中老成的隨開口道：「三姪說話，到也出自本懷。但分書各別，難保後世無言，終非永遠之計，大姪之言亦是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有個寫法。分書原是一般樣寫，外另立一券，說我要遷住蒲台，不能管理產業，憑族長公議，多分現銀若干，把我聯姻多費銀子准去就是。」眾親都道：「這個沒得說，就此寫定罷。」

大兄、二兄一想：房屋各項約值萬餘金，不消說是便宜的。恐兄弟日後反悔，要親筆起個稿，然後謄真。把稿藏在家廟內，為日後憑據。分析定了，三公子就令所分的當舖止了當，收起現銀，連分的已有十萬，竟到蒲台柏姨夫家下。明日就差所愛的兩個丫鬟、一個小童，令到唐宅去說，公子要親來見姑娘一面，有金銀珠寶交付，還要買所房屋住在蒲台。「你二人且就在姑娘處服侍，小廝來回我的話。」一同坐了車兒，逕到唐宅。磕了姑娘的頭，備述公子的命。賽兒隨問丫鬟的名字，一個紅香，一個翠雲，小童喚巧兒，賽兒道：「你兩個是公子向來寵用的了？」兩婢含羞無語。隨喚自己所買兩婢出來，指與他道：「這也是為公子買的。你們去說，銀兩是小事，要交即交，不交就罷。相見於禮有礙，是行不得的。若說買房，我早知公子遷到此，已經買下，傢伙俱備，只要另開門戶，逕來安住。你二人原去服侍公子。若公子有事回濟寧，到我這邊看管。我係未曾過門的媳婦，不能來奔舅姑的喪，實出無奈。給公子說，日後到墳上拜祭罷。並為我致謝柏相公及老奶奶。」隨打發二婢同巧兒回去。

公子見三人同來，便問丫鬟：「怎不住在姑娘身邊？」二婢把賽兒之言，從頭至尾說了。又奈姑娘的容貌，是世上沒有的。偏偏這樣嬌媚，不知怎的，又有些凜凜害怕。青庵道：「你媳婦的話，真正是賢女子，你可一一從他。」公子就把一切銀兩物件，都裝運到唐宅上來。賽兒坐在屏後，叫丫鬟出去與公子叩頭。把金銀珠寶，逐件點明，教公子登記明白，盡行收入。公子即擇日移住在賽兒新買宅內，把舊日打通的牆砌斷，另在一巷內出入。住有數月，又往濟寧收拾當舖去了。不因公子此去，那得個：月下同庚，別有西方美女；燈前一笑，更逢北裡名妹。下回便見。